



史铁生的纯粹

刘诚龙

至上,文坛红尘滚滚亦久矣,史铁生不染铜臭,心灵如玉壶冰心,晶莹透亮。

没有对比,就没有好坏。某君大咖,今隐其名。大咖的文坛地位胜于史铁生,国内大奖,拿得手抽筋,看到地方小奖,大咖当学欧阳修,说:“老夫当避路,放他出一头地也。”实际大咖却是“老夫全挡路,走自己的路,让别人无路可走”。

闲话少叙,丑话休提。再来说史铁生,史铁生拒绝十万大奖,给人间矗立了一座仰之弥高的丰碑。这是一个注定会流传史册的文坛佳话。

可是,文坛确有太多“可是”了。史铁生留下的文坛佳话,只是A面。而B面除了有某君大咖的对照,还有文学奖可以这么操弄的么?

史铁生之《务虚笔记》没写完时,写得怎么样,谁也不知道,也许有比史铁生写得更好的呢。如果这奖已经内定给了史铁生。那么其他参与者,不论是否,或是更好,都不能得到这个奖。这奖主编先生那么执着,千方百计来争夺史铁生稿子,我相信,他是相信史铁生文学实力的,他对史铁生是怀着一颗悲悯心的。若是如此,你可以搞慈善,但不能借评奖之名来搞奖项内定。文学奖须是公平公正,你都内定了,还煞有介事评奖,这是文学慈善?不,这好像是文学腐败。悲的是其他作者,还在做春秋大梦。

再转至某君大咖。特级大奖,可以肯定他是知道的,而地方小奖呢?许我以小人之心来度君子之腹,恐怕多如某主编到处打电话,叫某君大咖来参赛,只要来参赛,即领大奖。与某主编用意不同,他们不是悲悯心发善心,而是拉虎皮。这是啥子评奖?这是送奖。

把天下大奖都收归裤囊,固然有风光,却是没风格。

星期文库

译苑草木多故事之四

陆游在俄罗斯受到汉学家关注。《卜算子·咏梅》堪称陆游词的代表作:“驿外断桥边,寂寞开无主。已是黄昏独自愁,更著风和雨。//无意苦争春,一任群芳妒。零落成泥碾作尘,只有香如故。”这首词先后有四个俄译本,其中三个译本出自著名翻译家之手。

第一个译本的译者瓦列里·别列列申(1913—1992),是俄罗斯侨民诗人,曾在中国生活三十二年。现依据这首词俄译本的诗行、节奏和韵式回译成汉语:

驿站旁边有座废弃的桥,你默默开放,无人关注。/傍晚时分又遭风雨摧残,内心痛苦,更感受屈辱。//你没有心思去争占春色,任凭那些花卉心怀嫉妒!/即使零落地变成尘埃……你的芳香气息依然如故。

应当说,这位翻译家的译本是忠实可信的。

第二个译本出自巴斯曼诺夫(1918—2006)之手,他的翻译文本回译成汉语如下:

驿站外有座毁坏的桥,/你默默绽放自己的花,/傍晚临近,/晚霞红艳,/你孤单,/内心忧伤交加/傍晚已来临/遭遇风吹雨打。//你跟春天的花朵无关,/对名誉之争心不在焉。/任由妒忌,/听凭议论争辩。/花尽落,/随即化灰尘,/只有芳香气,/不会迅疾消散!

巴斯曼诺夫把原作八行译成了十六行,音韵和谐,语言流畅,得到读者的赏识。可惜出现了原作没有的意象“晚霞红艳”。

第三个译本的译者是谢尔盖·托罗普采夫,汉语名谢公。他主张诗词等行翻译,原作八行,他的译作也保持八行。

驿站后面一座桥附近,/开放了不少野梅花。/昏黑的夜晚它们孤独,/更遭遇风吹雨打。//它们无心去争看春色,/一如其他梅花等不及。/花朵飘零化为泥土,/唯独留下芬芳气息。

细读他的译本,“不少野梅花”跟原作的“独自愁”难以吻合,值得斟酌修改。

第四个译本的译者玛丽娅·库里绍娃,从2021年起步翻译中国古诗,她对原作的理解与译作的传达再现,都显得相当自信:

驿站旁边有座古老的桥,/你默默开放,被人遗忘。/天近黄昏,你内心凄楚,/风吹雨打,更让你悲凉。//你从来不想在春天绽放。/群芳妒忌也不放在心上。/即便花朵凋零化为尘土,/依然释放出持久的馨香。

同一首词的四个俄译本,相互比较,我更喜欢别列列申和库里绍娃的译作。两位的译笔简洁凝练,值得赞赏。不过,原作《咏梅》抒情主人公以梅花的身份出现,梅即是诗人,诗人即是梅,若用人称代词,该是“我”,而不是译本中的“你”。

寂寞开无主

谷羽



●
老树
养
花

平生很爱养花,
可惜技术不行。
花儿从未开过,
绿叶也都凋零。
看着半死不活,
扔了又觉心疼。
花儿花儿花儿,
辜负俺的深情。

冬阳将我的影子拉得细长,投映到路旁的杨树林里。影子与树木交错,有种被施了魔法的感觉,我索性拐进林中。行走是最自由的,路在脚下,随心所往。树叶早已落尽,只剩瘦枝伸向碧空。阳光倾泻而下,慷慨地洒在林间,光影交错,遍地斑驳。树木稀疏,阳光便显得饱满,毫无清寒之感。

在冬阳下走一走

笔墨闲人

脚下枯叶咯吱作响,我的脚步慢下来,心情也舒展开。

走出林子,阳光似乎更浓稠了,甚至有些热烈。我继续前行,路旁是常绿灌木。冬天的绿是深沉的老绿,略显沉寂,幸有阳光无私照耀,才透出几分亮色。如果没有冬阳,整个世界的调子都会黯淡许多。冬阳是冬天的魂

魄,让世界有了几分意趣。

天地辽远,草木疏落,远山连绵,冬天宛如一幅简净苍茫的水墨画。我就这样走着,时而觉得自己像天地间的侠客,豪气磊落;时而又感到自身渺小如尘埃。阳光一点点渗透身体,渗入心里。此时,我的心既能向外打开,亦能向内安顿。

行走没有固定路线,时而面朝太阳,时而背对。面朝时,如与温柔的老友相对,可以眯眼感受那份亲切;背对时,仿佛有股强大力量在身后,赋予前行的勇气。这行走,是打开自己的过程,沐浴阳光,心中便生出与世界亲密相拥的幸福。

披一身阳光回返,满足而踏实。冬阳下的行走,是一种靠近与融入,也是一种治愈。当我重回琐碎日常,心底保留的温暖足以抵御烦扰。这行走,不为抵达某处,只为收集一路的温暖与轻盈。每一场冬阳下的行走,都让我收集满盈的暖意,身心俱轻。

乱刷视频,刷到了余华的“世说新语”。余华视频形象是段子手,有料,有趣。这回刷到的,是关于史铁生的一段往事。

说的是1995年,某刊举办一个“某某·某河文学奖”,这奖呢,两年一届,每届一奖,每奖一人,这不稀奇,稀奇的是奖金十万元。这年,史铁生正在写《务虚笔记》,快写完时,被某杂志主编侦知。对,是侦知,主编先生特别希望史铁生把稿件投他。这也不稀奇,稀奇的是,主编先生说,只要史铁生把稿子投他,这十万元的某奖,就颁给史铁生。

可是,文坛总是充满了“可是”。可是史铁生想把《务虚笔记》投某刊物,某主编打电话给某刊物,欲横刀夺稿。十万元哪,史铁生最需要钱,他没工资,他要治病,为史铁生计,某刊愿意忍痛割爱,由史铁生自己决定。某主编直接打电话给史铁生,史铁生也是人,面对飞来的文学大奖和奖金十万元,史铁生犹豫了半天,到底拒绝此奖:“我也不知道能写几部长篇,还是希望能够在某刊物上登。”

某主编仍不死心,找史铁生好友来劝,其中也请余华来当说客,史铁生意志坚定,谁来电话,他都客客气气拒绝。余华说:“放弃十万块钱,对铁生来说很不容易。”确实不容易,史铁生“职业是生病,业余在写作”,21岁那年生日,腿疾犯病,过上轮椅生涯,直到登上天堂才解脱;屋漏更遭连夜雨,船迟又遇打头风,瘫痪之后,肾病又找上了史铁生,后来更发展到尿毒症,靠每周三次血液透析来维持生命。

1995年的十万元,搁如今不下百万,众多文人一生未必能赚到百万稿费,重病缠身的史铁生,比任何作家都需要这笔钱。在哪里不是发表?这里既能发表,又能得奖,十万奖金还可以解决医疗费用,名利皆巨大。经得起诱惑的请举手。

文学能迎来金钱,自是文学的价值确认,鱼与熊掌是可以兼得的,如文坛点菜,一碗点鱼,一碗点熊掌,没甚问题。若只准点一碗呢?多少人是舍文学而取钱,史铁生是舍钱而取文学。他需要钱,他更需要文学,他宁可不要钱,也只要文学。物欲横流,金钱

冬天,有阳光的日子是幸福的。有人喜欢静坐享受“负暄闭目坐,和气生肌肤”的惬意。我觉得静坐略显被动,便喜欢在冬阳下走一走。我动,光影亦动,仿佛与阳光有了你来我往的深层次交流。

有阳光的上午或下午,一场率性的行走惬意无比。我以前有跑步的习惯,年纪大了把跑步改为行走。不是悠闲的散步,也非匆忙的快走,速度适中,让自己舒服就好。冬风虽冷,但有阳光照拂,心理上不觉寒冷,反而更能感知那份柔情与暖意。

空气清新干净,带着阳光的气息。我深深呼吸,让这气息荡涤肺腑,仿佛吐浊纳清,分外舒坦。一边走,一边看。说实话,冬天的风景没什么值得看的,草木凋落,遍地枯黄。我最终发现,天空倒是碧蓝无比。它蓝得清透澄澈,无一丝云,如玉似洗,堪比秋日的高远。一瞬间,几乎忘了身在寒冬,心情也随之飞扬。